

漢學院 本科班 課程

論孟簡介

張朝玉

2021-2022 學年第二學期

第二章

目次

第二章 大哉孔子 1

高山仰止 1

(一) 聖境莫測 1

(二) 贊天地化育 3

(三) 天下木鐸 5

道義存心 6

(一) 以道事君 6

(二) 道在緣隨 8

(三) 愛人以道 9

(四) 喜憂有道 10

萬世師表 12

(一) 仁心普度 12

(二) 有教無類 12

(三) 行執中道 13

(四) 因材施教・啓發教育 14

聖人學處 15

(一) 好學不輟 15

(二) 志道不移 17



經句講要	 24
------	----------

貳 大哉孔子

◆ 師長學佛之初，章嘉大師建議先讀釋迦譜和釋迦方誌；

◆ 北宋的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曾任宋徽宗的宰相）說：「唯吾學佛，然後知儒。」

◆ 法華經云：「治世語言，皆順正法。」

一．高山仰止

（一）聖境莫測

經句 ①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④）

講要 頁24



經句 ②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 14）

講要 頁26

經句 ③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為政 4）（耶穌誕生）

講要 頁27

經句 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衛靈公 3）

講要 頁32

經句 ⑤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 11）

講要 頁33

（二）贊天地化育

經句 ⑥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

問 35）

講要 頁36

經句 ⑦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 26）

講要 頁38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公孫丑章上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

孟子·滕文公章上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

孟子

子·萬章下



(三) 天下木鐸

經句 ⑧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八佾 24）

講要 頁40

經句 ⑨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憲問 38）

講要 頁42

經句 ⑩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憲問 39）

講要 頁44



二・道義存心

(一) 以道事君

經句 ⑪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微子④）

講要 頁47

經句 ⑫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衛靈公①）

講要 頁48

經句 ⑬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微子③）

講要 頁50

◆ 王 賈：與其……寧



經句 ⑭

◆ 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字子正，陳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史記孔子世家

◆ 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於宋。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鬪死。」挺劍而合衆，將與



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乃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孔子家語困誓

講要 頁52

（二）道在緣隨

經句 ⑮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子罕 ③）

講要 頁53

經句 ⑯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



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

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

子曰：諾，吾將仕矣。（陽貨^①）

（馬太福音）

講要 頁54

（三）愛人以道

經句^{①7}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先進^⑧）

講要 頁57

經句^{①8}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先進^⑪）



講要 頁58

(四) 喜憂有道

經句^{①9}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①6}）

講要 頁59

經句^{②0}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③）

講要 頁61

經句^{②1}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進^{①3}）

講要 頁61



經句 ②②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先進⑩）

講要 頁63

經句 ②③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陽貨②③）

講要 頁63

經句 ②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③②）

講要 頁66



三·萬世師表

(一) 仁心普度

經句⁽²⁵⁾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雍也⁽¹³⁾)

講要 頁68

經句⁽²⁶⁾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述而⁽²⁴⁾)

講要 頁69

(二) 有教無類

經句⁽²⁷⁾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述而⁽⁷⁾)

講要 頁70



經句 ②⑧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述而 ②⑨）

講要 頁73

（三）行執中道

經句 ②⑨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先進 ①⑥）

講要 頁75

經句 ③⑩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為政 ①⑥）

講要 頁76



（四）因材施教·啟發教育

經句 ③①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②①）

講要 頁78

經句 ③②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⑧）

講要 頁79



四·聖人學處

(一) 好學不輟

經句 ③③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②①）

講要 頁80

經句 ③④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述而②）

講要 頁81

經句 ③⑤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②⑧）

講要 頁83

經句 ③⑥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①⑦）



講要 頁84

經句 ③⑦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 ①⑨）

講要 頁86

經句 ③⑧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述而 ③④）

講要 頁87



(二) 志道不移

經句 ③⑨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子罕 ⑤）

講要 頁88

經句 ④⑩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⑤）

講要 頁89

經句 ④⑪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 ②）

講要 頁92

◆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



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執也）戚（兵器像斧）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繯繩），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間，丘幸也。二三子從丘，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豈，怎么，亦作「庸遽」）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語困誓

❖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



「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敗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
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
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

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吾亦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孔子家語
在厄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孔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聲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

皇元主者施行
大德十一年七月十九日

元武宗大德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

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
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聲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主者施行。



Holly Bible · Matthew · Chapter 1(ESV)

- 18 Now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took place in this way. When his mother Mary had been betrothed to Joseph, before they came together she was found to be with child from the Holy Spirit.
- 19 And her husband Joseph, being a just man and unwilling to put her to shame, resolved to divorce her quietly.
- 20 But as he considered these things, behold, an angel of the Lord appeared to him in a dream, saying, “Joseph, son of David, do not fear to take Mary as your wife, for that which is conceived in her is from the Holy Spirit.
- 21 She will bear a son, and you shall call his name Jesus, for he will save his people from their sins.”



Holly Bible · Matthew · Chapter 5(ESV)

38 “You have heard that it was said, ‘An eye for an eye and a tooth for a tooth.’

39 But I say to you, Do not resist the one who is evil. But if anyone slaps you on the right cheek, turn to him the other also.

40 And if anyone would sue you and take your tunic, let him have your cloak as well.

41 And if anyone forces you to go one mile, go with him two miles.

42 Give to the one who begs from you, and do not refuse the one who would borrow from you.”



五・經句講要

經句①講要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④）

◆這一章經文，完全講道。

「子絕四」，漢宋諸儒都注爲孔子絕其「意、必、固、我」四者，惟鄭汝諧氏論語意原的解釋與衆不同，他說：「子之所絕者，非意必固我也，絕其毋也，禁止之心絕則化矣。」程樹德氏論語集釋以爲此解最勝，恰合聖人地位，因爲僅絕意必固我，賢者亦能之，只有聖人乃能並絕其「毋」。這樣的講解確實有道理。

「意」是心裏起的念頭。心的本體是中庸所說的性，率性是道。一般人起念則不能率性，故有喜怒哀樂等各種惱人的情緒。孔子志於道，能轉意念，而不爲意念所轉，所以



「毋意」。

「必」是偏見，不合中庸之道。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孔子祖述堯舜，他自己當然也是用中，所以「毋必」。

「固」是固執，固蔽的執持一些事理，不能變通，人人如此，孔子不然。前章：「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學而篇⁸：「子曰，主忠信」。子路篇²⁰：「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¹⁸，葉公語孔子：「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這都足以證明孔子不固執，所以「毋固」。

「我」是對自我的誤執。無論何人都以此「我」爲真實，堅持不釋。孔子不然。他在周易繫辭傳裏說：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原來這個「我」只是遊魂所變。遊魂藉精氣變來變去，沒有了時，何嘗真實，所以「毋我」。

意、必、固、我，都與脩道相背。脩道的人就要對此用工夫，開始時，困知勉行，練習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然後步步進脩，時時提醒自己，必須毋此四者。至於孔子的境界，工夫已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無往而不率性，連這「毋」字也就自然的絕了。

意：情識，妄念；必：偏見，邊見；固：法執；我：我執

❖ 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金剛經

返回 頁一

經句②講要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罕 14）



◆ 九夷，究竟是何處，不必詳考。

孔子志在行道，而道不行，但不怨天尤人，此處不行，可往他處，所以「欲居九夷」。「欲」是僅有此意而已。有人認為，九夷之地鄙陋，奈何能居。陋是意指沒有文化，人民不懂禮義。孔子說，君子居在那裏，就不陋了。

君子，是泛指能教化人群的人，例如箕子居在朝鮮，教化朝鮮人，朝鮮即不陋。

學儒當學孔子那樣存心淑世的精神。

❖ 若能轉境，則同如來。 惺嚴經

返回 頁

經句③講要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為政④）



◆ 皇邢二疏皆說，此章是孔子隱聖同凡，勸人勤學。

制心一處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有字，音義皆同又字。古文句法，十有五，就是十又五，語體就是十五。孔子說：「我十五歲即志于學。」毛詩傳說：「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依此解釋，志就是心之所之，也就是一心趣向之意。志于學，就是專心求學。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在童年，即知求學。此處孔子自述十五歲志于學，皇邢二疏皆據白虎通辟雍篇解釋，十五是成童之歲，心志堅明，故自十五始志于學。劉氏正義據白虎通說，十五歲是入大學之年，所學的是經術。劉氏又據禮記大學篇所說，始於致知格物，終於治國平天下，皆是大學所學的經術。



「三十而立。」皇疏：「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劉氏正義：「立，謂學立。」自十五歲，志于學，至三十歲，所學已成立。也就是學有根柢，有力，非外力所能搖動。

❖ 錢穆孔子傳云：卓然有立、獨立不倚、強立不反，所學有成，不隨衆爲俯仰。

「四十而不惑。」孔安國注，不惑，就是不疑惑。程氏樹德論語集釋，引黃式三論語後案：「立，必先不惑，而言不惑於立之後者，何也。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守經也。不惑，達權也。」不惑，遇事可以行權，無可，無不可。立，則是：可即可，不可即不可。不知權變之道。所以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就是天的命令。如劉氏正義引漢書董仲



舒傳對策曰：「天令之謂命。」劉氏正義說：「知天命者，知己爲天所命，非虛生也。蓋夫子當衰周之時，賢聖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學之，知其有得，而自謙言無大過。則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與己之不負乎天。故以知天命自任。命者，立之於己，而受之於天，聖人所不敢辭也。」孔子學易，乃知天命。吾人雖聞天命，未必能知，須先信賴聖言，以求知之。

「六十而耳順。」鄭康成注：「耳順，聞其言，而知微旨也。」皇疏：「但聞其言，即解微旨，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皇疏又引李充說：「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順字，說文：「理也，從頁川。」段注以爲，自人之頭頂至腳踵，如河川流通，至爲通順。順之而後，始見天理，始著條理。



由此可知，耳順就是耳的功能已經通順自己以及他人的心理，故能聞他人之言，即知他人的心意。此是耳聞無礙之境。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的從字，作順從講。矩是端正方形的工具，說文作巨，引申爲法度之義。孔子至七十歲時，順從心之所欲而不踰越法度。順心而爲，自然合法，也就是動念不離乎道。

程氏樹德論語集釋，引明儒顧憲成講義說：「這章書，是夫子一生年譜，亦是千古作聖妙訣。」顧氏以爲，孔子自十五志于學，至四十而不惑，是脩境。五十知天命，是悟境。六十耳順，至七十從心，是證境。顧氏此說，大有道理。

❖ 因戒得定，因定開慧，圓融無礙。

返回 頁



經句④講要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衛靈公③）

◆孔子喚子貢說：汝以爲我多學而識之者歟。

識，音義同誌。識之，就是述而篇②所說的「默而識之」的意思。多學而識之，是說博學而都默記在心。

子貢對曰：「然，非與？」

然，是子貢承認孔子多學而識之。非與，子貢反問孔子，我猜想的不是嗎？

孔子說：「非也，予一以貫之。」我不是多學而識之，而是一以貫之。

里仁篇⑮，孔子曾告訴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此處告訴子貢：「予一以貫之。」都是提示脩道的方法。脩道必須默而識之，就是明



記不忘之意，但不能多學而識，要將所學的都默而識之，誰也辦不到，如能默識一條，即能成功。這一條，就是曾子所說的「忠恕」之道。忠是誠誠懇懇的盡其在我，恕是原諒一切人。一以貫之，就是用忠恕之道來下工夫。忠恕出於人的本心，果然對待一切人都是忠恕，便是有道之人，也就能如孔子所說的志於道。古注解說「一以貫之」，意見紛紜，只作研究參考。

識、志、誌三字義同。只有博學是不夠的，：

❖ 唯有證得自性，方可一以貫之。
何其自性，能生萬法。

返回 頁

經句⑤講要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 11）

◆ 這一章經文專門講道。顏淵喟然歎曰。喟，是歎息聲。歎有二義，一是讚歎孔子，一是顏子感歎自己。以下文分三段。仰之彌高四句，感歎孔子的道極其高深。夫子循循然至約我以禮，讚歎孔子傳道有方。欲罷不能至末由也已，顏子爲自己脩道的情形而感歎。

仰鑽都是比方之詞。譬如仰望高處，愈望愈高，望不到極處。又如鑽鑿一物，愈鑽愈堅，此喻往深處說，深不可測。瞻之在眼前，忽焉在其後。前後左右，無不是道。顏子從孔子學道，發現道是如此高深，而又無處不在。何晏注：「彌高彌堅，言不可窮盡。在前在後，言恍惚不可爲形象。」如此無形無盡的道不是孔子獨具，而是人心本有，也就是中庸所講的天命之謂。



性，率性之謂道，不可須臾離。所以顏子所學，是從孔子學其本有之道。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注：「循循，次序貌。」道最難學，但孔子教以博文約禮，便是順序引導顏子往前學，所以顏子讚以「善誘。」博文是研究脩道的門路，約禮是依照門路去實行。脩道的門路很多，必須多研究，多了解，始不迷惑，所以要博。禮講規矩節度，不容錯亂，所以實行只能選定一門而入，選兩門就不行，這就是約禮。

顏子在孔子善誘之下，學而時習之，充滿喜悅，縱然想把道放下不脩，卻放不下，所以說「欲罷不能」，由是盡力學習，乃自謂卓然如有所立。立是立下根基，這是謙虛話，其實顏子的道行早已超過這個境界。最後總結前文，雖欲從



之，即是順從善誘，繼續進脩，但因彌高彌堅，末由也已，猶未至於究竟。

里仁篇⑧：「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可與此章參照研究。

返回 頁

經句⑥講要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③⑤）

◆古注引史記孔子世家說，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蓋爲獲麟而發莫我知之歎。

「莫我知」，就是無人知道我。這是孔子感歎沒有知己者。

子貢問，何謂無人知道夫子呢？

孔子便說出不怨天、不尤人，這幾句話。

孔子行道，而道不行，晚年喪子，



最得意的弟子顏淵也早死，皆是怨天之事，但孔子知道天命，所以不怨天。

不尤人的尤字，也是怨的意思。孔子在陳絕糧，以及遭遇陽虎桓魋那些惡人，皆足引起怨人之心，但孔子只知自反，決不怨人。

「下學而上達」，依皇侃疏：「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命。」孔子不論遭遇如何，不怨不尤之外，仍然求學，上達最高境界，這不是人所能知，只有天知之。所以何晏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

世人知孔子名者多矣，故子貢問之；但唯見性之天地真正瞭解夫子。

❖ 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返回 頁 3



經句⑦講要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²⁶）

◆衣輕裘，阮元校勘記：「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涉雍也篇④衣輕裘，而誤衍輕字。」

季路，就是子路。在兄弟中，年齡最小的稱季。

侍，陪在長者之側曰侍。

盍，皇疏：「盍，何不也。」

顏淵、子路，陪侍在孔子身旁。孔子說：「何不各說你們的志願。」

子路說：「我願以我的車、馬、衣服、皮衣，與朋友共用，敝之而無憾，用壞了，沒有遺憾。」



顏淵說：「我願不稱讚自己的善事，不以勞苦施加於人。」皇疏：「有善而自稱，曰伐善也。」孔注：「不以事置施於人也。」

子路說：「願聞夫子的志願。」

孔子說：「老者安之。」撫恤老年人，使老年人得其所安。「朋友信之。」以信待朋友。無論通財、勸善、規過等，一切以信實無欺待之。「少者懷之。」以慈惠待少年人，引發其感懷之心。孔安國注：「懷，歸也。」皇疏：「少者懷己，己必有慈惠故也。」劉氏正義：「爾雅釋詁，懷，止也。釋言，懷，來也。並與歸訓近。言少者得所養教，歸依之若父師也。」

子路輕財重義，人人可學。顏子有善而不自稱，卿大夫當如此，不施勞於人民，國君當如此。孔子老安、友信、少懷，視三者如一家人，境界更高。



經句⑧講要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八佾 24）

◆鄭康成注：「儀，蓋衛邑。封人，官名。」皇疏：「封人，守衛邑之界吏。周人謂守封疆之人爲封人。」劉氏正義：「夫子五至衛。此至儀邑，不知在何時。」

穎考叔爲穎谷封人

儀封人，是儀地之官。此人或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高人，故未記載其姓名。請見的見字，讀現音。他來求見孔子，怕孔子的弟子不肯引見，故說，凡是有道德的君子到我儀地，我未嘗不得與之相見。

「從者見之。」從音縱。見音現。從者，是指隨從孔子的弟子。從者聽封人如此求見後，便引封人見了



孔子。

「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二三子，是封人稱呼孔子的諸弟子。封人見過孔子，辭出時，對孔子的弟子們說：「諸位何患於喪乎。」喪字有兩種讀音。一讀去聲，喪失之義。一讀平聲，喪亡之義。孔安國注：「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孔注之義，就是「天之將喪斯文」之喪。孔子在魯國辭了官位，周遊列國，宣傳聖人之道，無人能用，好像天之將喪斯文。封人認為，聖人之道不會喪亡，故說「何必憂患。」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安國注：「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木鐸，施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書經胤征篇說：「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於路。」孔傳：「適人，宣令之官。」



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鐸，是金屬製的大鈴子，鈴子裡面可以搖動的鈴舌，用木料製的，叫做木鐸。封人之意，天下不能永遠無道，既然無道已久，上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即由孔子以先王之道來施教於天下。

孔子所說的先王之道，記載在五經之中，爲中華文化的根本，亦當爲全世界人文的根本。封人所說的天以夫子爲木鐸，可謂爲至理名言。

返回 頁5

經句⑨講要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憲問 38）

◆劉氏正義引鄭注，石門是「魯城外門」。晨門，是看守石門的人，早晨開門，入夜關門。據高士傳說，石門守者是魯國人，避居不仕，自



隱姓名，爲魯國守石門。

子路夜宿於石門，負責開閉石門的人問子路：「奚自」，從何處來？子路答，來自孔氏。晨門一聽，即知是孔子，便說，就是那位「知其不可而爲之」的孔氏嗎？

皇疏：「言孔氏知世不可教化，而強周流東西。是知其不可而爲之。故問之。」「強周流東西」者。強，是勉強。周流，是周遍流轉的意思。東西，是東西南北的簡稱。周流東西，即是流轉四方，也就是周遊列國之意。孔子雖知當世無道，仍然勉強周流四方，希望獲得行道的機緣，以資救世。此即是「知其不可爲而仍爲之」的孔聖人。晨門深知孔子。故如此問。

黃氏式三論語後案，據皇疏，是夫子周流在外，使子路歸魯，值莫，而宿於魯之城外，故有此問答之



辭。曰知其不可而爲之，正指聖人周流列國，知道不行，而猶欲挽之。晨門知聖也。

晨門是前章七隱士中的一人。

石門是「魯城外南門」。

返回 頁

經句⑩講要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硤硤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憲問³⁹）

◆孔子居衛國時，某日正在擊磬，有一荷蕢者，經過孔子門前，說擊磬者是有心人。

磬是石製的樂器，蕢是草編的盛物之器。音樂表現心聲，孔子擊磬，當然有心思。

荷蕢的人口氣一轉，又說：「鄙哉，硤硤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



矣。深則厲，淺則揭。」

說文，磴是磬的古字。磴磴是磬的聲音，荷蕢者從這聲音裏想像擊磬者是個堅強固執的人，所以說「鄙哉，磴磴乎。」

「莫己知也」，據劉氏正義，是說沒有人知道孔子。斯己而已矣，是說孔子但當爲自己，不必爲人，即孟子所說的獨善其身的意思。但「莫己知也」是從上句「鄙哉，磴磴乎」而來，荷蕢者的意思，是說擊磬者把磬敲擊得磴磴而不自知。下句「斯己而已矣」，是說擊磬者只知自己而已，言外之意，不知時代環境。

「深則厲，淺則揭。」這是荷蕢者引自毛詩邶風匏有苦葉篇的詩句。毛傳及各注據爾雅釋水說：「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揭衣就是將衣服提起來。這兩句詩大意是說，涉淺水，可以提起衣服，免



溼。涉深水，例如水深至膝以上，提起衣服還是免不了溼，乾脆不揭衣，就任衣服垂下。水有深淺之異，涉水的方法不同，以喻有心人不必固執，天下無道，就應該歸隱。

荷蕢者也是自隱姓名之士，孔子聽見他的話，便說：「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應該是就前文硜硜乎而言，意思是說，如果人人都這樣，把磬擊得硜硜乎，只爲自己，不爲他人，那就不難了。孔子是知其不可而爲之的聖人，天下無道，仍不作隱士。

磬：質地很好的石頭磨成，近乎玉比玉稍差。

孔子要弟子做君子儒，自己亦自行化他，世雖無道，卻不要歸隱。

返回 頁



經句⑪講要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微子④）

◆魯君接受齊國所饋贈的女樂，孔子即知已無法在魯國行道，便辭官去魯。

歸女樂的歸字作饋字講。孔安國注：「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

據史記孔子世家說，魯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與聞國政三月，商品不二價，路人不拾遺，魯國大治。與魯爲鄰的齊國，深恐魯用孔子行霸，不利於齊，因此採用犁鉏所說之計，以女樂迷惑魯君，破壞孔子爲政，於是選了八十名美女，能歌善舞，以及文馬三十駟，致贈魯君，陳列在魯國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引魯君往觀，終於接受。定公果然爲



女樂所迷，以致連續三日不理朝政。不久，魯國郊祭，又不依禮將祭畢的腍肉分送大夫。因此，「孔子行。」孔子便辭官離開魯國，前往衛國。

江永鄉黨圖考說，孔子去魯適衛，當在魯定公十三年，因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及衛世家，都在衛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而靈公三十八年當魯定公三十二年。



（孟子告子章下）

孔子爲魯司

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
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返回 頁

經句 ⑫ 講要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



學也。明日遂行。（衛靈公①）

◆衛靈公問陳，就是向孔子問軍陣作戰的事情。陳，釋文作陣。陣是後起的俗體字，經典仍作陳。

孔子不答復，只說嘗聞俎豆之事，未學軍旅之事，第二天便離開衛國。

俎豆，是祭祀等所用的禮器，即代表禮儀。軍旅之事，就是軍隊作戰的事情。鄭注，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歷代軍隊編制不相同，這是古代軍隊編制。

孔子到衛國，希望能夠行道。衛靈公待孔子也很友善。可惜靈公只知講求用兵，而不及其他。因此，靈公問陳，孔子便對以未學軍旅之事，而且明日遂行。足見聖人不合則去，十分明快。

鄭注：「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



邢疏：「孔子之意，治國以禮義爲本，軍旅爲末，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

竹氏會箋：「靈公一生錯處，俱在禮教上，是時蒯瞶出亡，公年老而無嫡嗣子，欲其脩身齊家，夫婦父子之間講求禮讓，靖內爲急，蓋逆知其內亂將作，故爲此言導之，正是夫子救時手段，欲使靈公深思而自悟之耳。」

◆（俎，盛三牲之用；豆，盛祭品類較多，除祭肉之外，還可盛穀類。）

返回 頁9

經句 ⑬ 講要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微子③）

◆ 此章事實，在史記孔子世家裏記載得很詳細。大意是說，孔子年三十五，魯昭公奔到齊國不久，孔子



也到了齊國，住了一段時期。就在這期間，景公兩度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政在節財。」景公喜悅，將欲以尼谿田封給孔子，但被晏嬰阻止。後來景公說出待孔子之道，就是論語此章所記的言辭。

「齊景公待孔子曰。」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劉氏正義說，此意是景公商量安止孔子。

「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魯國的三卿，季孫氏爲上卿，權位最高，相同於齊國的田氏。邢昺疏說，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如魯季氏，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之故。但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之孟氏。所以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周炳中四書典故辨正說：「季孟之間者，季氏下，孟之上，即謂以待叔氏之禮待之，亦無不可。」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邢疏說，當時景公爲臣下所制，雖然喜悅孔子之道，而終於不能用，故託辭聖道難成，自己年老，不能用了。此時孔子便離開齊國，而回魯國。

孔子志在行道，不是謀求官位，道不能行，故即離去。

劉氏寶楠正義：「景公雖欲待孔子，而終不果行。後又託於吾老，而不能行，孔子所以去齊而反魯也。待孔子與吾老之言，非在一時，故論語用兩曰字別之。」劉氏據史記所載，以爲其事在孔子三十五歲之後，四十二歲之前。

返回 頁 9

經句 ⑭ 講要

返回 頁 7



經句⑮講要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子罕③)

◆麻冕是古時的一種禮帽，用麻製成。在孔子時，一般戴這種禮帽的人已改用純製。純是絲織品，原比麻貴，但績麻作冕，手工必須精細，非常麻煩，用絲來作，手工簡易，因此比麻爲儉。麻冕合禮，改用純冕，則合乎儉約，所以孔子從衆用純。

臣見君主，依禮，在堂下即拜，故云「拜下」，如君主辭拜，則升入堂上拜之。當時臣子都直接上堂才拜，故云「今拜乎上」。王肅注：「時臣驕泰，故於上拜」。大家都上堂才拜，誰在堂下即拜，誰就違背衆人之意。但孔子事君盡禮，雖違衆，仍然拜下。

麻冕改爲純冕，孔子取其儉，未說



有其他弊端，至於拜下改爲拜上，那是當時爲人臣者的驕泰作風，孔子決不同流，所以，一則可以從衆，一則不得不違衆。

返回 頁∞

經句 ①⑥ 講要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陽貨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依諸古注，陽貨就是季氏的家臣陽虎，孔安國說他以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皇疏說他派人召見孔子，想叫孔子替他辦事，而孔子惡他專濫，不與他相見。

「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



拜之，遇諸塗。」孟子滕文公篇也記載此事，歸字作饋字，時字作矚字，趙岐注：「矚，視也。」依滕文公篇說：「陽貨矚孔子之亡也。」亡，即無，不在家。陽貨視孔子不在家，贈孔子一隻蒸熟的小豬。孔子回家一看，不能不受，不能不回拜，因此，「時其亡也。」孔子也等候陽貨不在家，往陽貨家回拜。不料拜竟而還時，在路上遇見陽貨。遇諸塗的「諸」，是「之」於「二字快讀而成，「之」字指陽貨。塗是路途。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陽貨對孔子說：「來，我與你說話。」從這個「來」字，可以看出陽貨的傲慢態度。稱呼「予、爾」，也可以見其無禮。

「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句中前一「曰」字，此記陽貨鄭重的告訴孔子。懷



其寶，皇疏：「寶。猶道也。」意思是說：「你懷藏寶貴的學問，不肯用出來，而任國家迷亂下去，這可以說是仁嗎？曰，不可。」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陽貨說：「你好從政事，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去時機，可以說是智嗎？曰，不可。」此話含意是說孔子不肯認識陽貨，如肯認識陽貨，便不失時。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陽貨最後勸告，日子一天一天的逝去，歲月不等待我們。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孔子許諾將仕。孔安國注：「以順辭免害。」

「可謂仁乎，曰不可。」「可謂知乎，曰不可。」這兩番問答，依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引明儒郝敬說，皆是陽貨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並非陽貨問，孔子答。至「孔



子曰」以下，才是孔子語。郝敬舉例說：「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爲問答。並非良問而漢高祖答者。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纔是漢高祖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

返回 頁 80

經句 17 講要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先進 8）

◆顏淵死，其父顏路請求以孔子之車爲之槨。槨是棺外的套棺。古注



以爲顏路請將孔子的車子出賣，以資買槨。也有注者認爲不是賣車買槨，考據甚繁。

孔子未許可，並對顏路說明，人子雖有才與不才之異，但在其父各言其子則同，我子鯉死，有棺無槨，當時我未嘗賣車爲他作槨，因我有時要隨大夫上朝，不可以步行。

孔子周遊列國，回到魯國，雖不作大夫，但國家有大事，仍然上朝，故謙言：「從大夫之後。」

顏路之請，或因禮制不合，所以孔子不許。其他原因，古注所說不一，存疑。

返回 頁

經句⑱講要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先進⑪）



◆ 門人，是孔子的弟子，也就是顏子的師兄弟。他們要以厚禮葬顏子。孔子不許可，但未能阻止，因此感歎說：回，待我如父，而我不待你如子，使你的喪葬不合禮，這不是我，而是由你的師兄弟所使然。

禮記檀弓上篇記載，子游問喪具，孔子答以「稱家之有無」，家裏富有，也不能踰禮厚葬，無財則不可以備禮。顏子家貧，又未出仕，厚葬便不合禮，孔子不許可，實為愛之以德，奈因顏子之父顏路作主，師徒雖如父子，畢竟不是父子，終於不能止其厚葬，所以自歉而又責備門人。

返回 頁6

經句①9講要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①6）



◆疏食，孔注菜食，朱注粗飯，翟氏四書考異，疏兼有粗、菜二義，今從粗義講。

孔子飯則粗食、飲水，眠則曲其臂而枕之。窮雖如是，而樂亦在其中。樂者樂其道也。中庸云：「率性之謂道。」有道，無所不樂。朝聞道，夕死猶可，何況貧窮。不義而富且貴，即是不以其道而得富貴。無道而富貴，他人雖感欣幸，孔子視如浮雲而已。

鄭康成注：「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浮雲在天，非自己所有。自己所有，唯是本有之道。皇疏浮雲又一義，浮雲聚散無常，猶如不義之富貴聚散俄頃。

返回 頁10



經句 ②〇 講要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③）

◆德者，乃人所固有之明德。心初動時，覺之，猶未失其明。不覺，妄動，則昧矣。昧則轉爲凶德。故須脩之，使復其明。此即禮記大學所云明明德。學是學術，必須講究。聞悉奧義，當遷徙之，如義而行。一本徙作從，亦通。不善是過，貴能改之。是吾憂也者，此勵學者之辭，設使學者不脩不講不徙不改，乃教不成矣，聖人引以爲憂。

返回 頁二〇

經句 ②① 講要

閔子侍側，閤閤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進⑬）

◆閔子騫等四人侍於孔子之側。閔子方正，子路剛強，冉有、子貢和



樂。孔子見四位弟子各自坦率的顯露其性情，不禁歡樂。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若字上的曰字，據皇疏本。此章最後何以有此一句，存疑。

子樂的樂字，鄭康成注：「樂各盡其性。」劉寶楠正義說：凡人賦性剛柔不齊，惟各盡其性，斯有所成立，可同歸於善也。

皇侃疏：「不得其死然，謂必不得壽終也，後果死衛亂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宋蔡節論語集說，此「子樂」下，脫「子曰」二字。

清洪頤讀書叢錄：此句本別爲一章，「曰」上脫「子」字，文選注引皆作「子曰」。

返回 頁10



經句 ②② 講要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先進⑩）

◆顏淵死。孔子到顏家弔哭，哀傷過度。集解馬融注：「慟，哀過也」。隨行的諸弟子對孔子說：「夫子慟矣」。孔子慟而不自知，經弟子提醒，故先疑問：「有慟乎」。既而一想，確是過於哀傷，便說：「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人」當「此人」講，即指顏子而言，意思是，不爲顏淵慟，當爲誰慟呢？由前章「天喪予」，可以了解此章「哭之慟」的悲心。

返回 頁二

經句 ②③ 講要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



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陽貨²³）

◆子貢問孔子，君子對人是否也有所惡。惡是憎惡。皇疏引江熙說，君子是指稱孔子。

孔子答復子貢，君子有惡。以下就是孔子說他所憎惡的人。

「惡稱人之惡者。」做人之道，應該替人隱惡揚善。稱人之惡者，就是宣揚他人之惡的人，此與隱惡揚善相反，所以孔子惡之。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阮元校勘記說：「漢石經無流字。」阮氏又據皇邢二疏本研判，亦無流字。訕是毀謗。居下訕上，就是下級毀謗上級。居在下位，看見上級有過失，應該諫其改正，三諫不從，可以離去，如果不諫，只在背後毀謗，殊失忠厚，所以君子惡之。

「惡勇而無禮者。」惡有勇爲而無禮的人。皇疏：「勇而無禮則亂，



故君子亦惡之也。」

「惡果敢而窒者。」馬融注：「窒，窒塞也。」果敢而不通事理，往往敗事，而又損人，所以可惡。

「曰：賜也，亦有惡乎。」孔子反問子貢，賜，你也有所惡嗎？以下是子貢對答孔子的話。

「惡徼以爲知者。」知，同智。孔安國注，徼作抄字講。抄襲他人之意，以爲己有。這種人可惡。又據劉氏正義說，釋文，徼，鄭本作絞，古卯反。中論覈辨篇「絞急以爲智。」絞急是急迫之義，於事急迫，自炫其能，以爲有智。此說可供參考。

「惡不孫以爲勇者。」孫同遜，憎惡那種以不謙遜爲勇的人。

「惡讎以爲直者。」包咸注：「讎謂攻發人之陰私。」以揭發他人的陰私當作自己率直，此人可惡。



此章前後兩段，前段四種人爲孔子所惡，後段三種人爲子貢所惡，學君子者可以此爲脩身之鑑。

返回 頁二

經句^{②4}講要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③2}）

◆古時士農工商，各有其業。君子，指士人而言。君子應當專心求道，不要顧慮自己的生活問題，是這章經文的大意。

「君子謀道不謀食」，孔子的意思是說，既是君子，就應當謀道，不必分心謀食。謀是謀求，道就是「志於道」的道，屬於形而上學。求道的最終目的即在成爲聖人，在未成聖人之前，只要求得一部分，就是有道之人，即能齊家治國平天下。道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無道則家不齊，國不治，天下大



亂。所以君子必須求道。然而求道必須專心，不要害怕自己貧得沒有飯喫，例如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所以君子謀道，不須謀食。

「耕也，餒在其中矣。」君子應該專心求道，其心在道，而不在食。耕也，是說君子爲謀自己之食而耕。餒在其中，是說君子之耕，乃因其惟恐不耕而受饑餒之苦。其中，是說君子心中想到饑餒問題。君子爲免一己之餒而耕，他的心就是在食而不在道了。

「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求道，當然要求學。但是求學必須志在求道。如果志不在道，而只在求學，求學的目的即在得祿。這就是把俸祿放在心中，應爲謀道的君子所不取。

「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憂慮道是否存在，不憂慮自己是否貧窮。憂道，就要衛道弘道，使道常在世



閒。

經文中「謀、憂、中」三字重要。謀道是指求道而言。憂道是在求道以後，又為衛道而憂。中是指君子的心中。古注把兩個「其中」分別解釋為耕中與學中，以為耕稼之中不免有饑餒，而求學之中則必有俸祿。恐非聖人之意。

❖（中，即「誠於中，形於外」之中。）

返回 頁二

經句^{②⑤}講要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雍也^⑬）

◆ 儒者，其學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君子儒者，為治國平天下而學，以利天下人為己任。因此，須學大道。小人儒者，學為自己正心脩身而已。子夏文學特長，孔子希



望他進而學道，以資利益人群。故云，汝要學做君子儒，不要學做小人儒。

◆虞世南北堂書鈔引何邵公曰：「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

返回 頁 2

經句 26 講要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 24）

◆集解：「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也。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

論語集釋：「任氏四書約旨，爾是虛字。若作實字指二三子，反侵無不與二三子意。」此解可從，爾字是語助詞。



他注或以聖人獨提出一行字，蓋以躬行望二三子也。此解以行示教，固無不可，然聖人言教亦不可無。故行字中當含有言意。聖人之智愈廣博，而愈無處不在，道愈深微，而愈無時不顯，故不但無所隱秘，且所爲者無不是指點二三子，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吾無隱乎爾」者，孔子言語行爲心意皆無隱藏。聖人之學明顯而無秘密，誠心求之可也。然而，求之不誠者，其不誠之心亦無隱藏。大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思之，思之。

返回 頁12

經句 ②7 講要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 ⑦）

◆ 孔子曰：有來求教者，自行束脩之禮，或高於束脩以上之禮者，吾未嘗不教誨之也。



束脩之解不一，皇疏申孔安國注，謂束脩爲十束脯，是贄禮之物之至輕者，以此明孔子教化有感必應者也。後漢書延篤傳注引鄭玄論語注，謂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帶脩飾之禮者也。其他諸注不必悉舉。實則此兩義可以並存。見師之禮固須贄物，然出以恭敬之心，亦未嘗不可。人潔己以進，孔子即與其潔也。



束脩異解

❖ 四書臚言：「束脩是贄（古代初拜尊長所送之禮）見薄物。」

❖ 孔叢子：「子思居貧。或致樽酒束脩。」

❖ 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脩。一毫不受。」

❖ 漢書：朱邑傳。束脩之餽。論語筆解引說者謂束爲束帛，脩爲脩脯。

以上皆謂贄物。

❖ 後漢書：延篤傳。吾自束脩以來。鄭注。謂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帶脩飾之禮。

❖ 和帝紀。詔曰。束脩良吏。

❖ 鄭均傳。均束脩安貧。



經句 ②8 講要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述而 ②9）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集解：「鄭玄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集解：「孔安國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也。」

劉氏正義：「劉氏逢祿述何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唯何甚者，



唯、語辭。夫子不爲已甚，故云唯何甚也。」已甚，是過當，或過分之義。

「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集解：「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皇邢二疏皆引顧懽云：「往謂前日之行也。夫人之爲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保也。」此與鄭異。當以鄭注爲優。

孔子有教無類，門人或以教不得其人，不免徒勞，甚或濟其爲惡，故惑之。孔子則只注重其人當前求進之誠心，故許其潔己以進。至其受教以後，是否故態復萌，則不能保證。否則世間可教之人無乃太少乎。子曰下兩段文：「唯何甚。」是不論過去。「不保其往。」是不



論將來。

返回 頁二〇

經句 ②9 講要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先進 16）

◆師是子張，商是子夏。孰賢，是誰比較高明。子貢想知道師、商二人誰優於誰，所以如此問孔子。孔子答復，子張過之，子夏不及。子貢再問：「然則師愈與。」愈字作勝字講。孔子解釋：「過猶不及。」猶字表示兩者平等，譬如行路，以達目的地為恰到好處，不及或者超過，都是未達目的地，所以，無分軒輊。孔子講中道，要在無過無不及。

返回 頁二〇



經句 ③〇 講要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為

政 ①⑥）

◆攻，治也。古人謂讀書為攻書，即學習之義。何晏集解：「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例如學禮學樂，是殊途。但皆歸於善道，是為同歸。又，聖人講中道。如中庸記載，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孔子亦是講中道。攻乎異端即是偏執一端，或不能執兩用中，則皆有害。

◆【雪公講義】

❖「攻」義。何晏、皇侃皆曰治也，謂學為治。范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玉金石之工曰攻。集說：攻、擊也。

按 治與擊大異，須視解文而采。

❖「異端」義。集解：善道有統，



殊途同歸，異端不同歸者。皇侃注：異端、雜書也，雜謂諸子百家。公羊傳注：他技、奇巧異端也。禮記大學注：他技、異端之技也。論語後錄：異端即他技，謂小道也。戴東原集：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

朱子集注，宋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

按 自范氏謂異端非聖人之道，如楊、墨是也。程、朱遂以佛爲異端，而改論語以前之解。以後紛爭甚繁矣。學者宜詳讀集釋後段「發明」及「按語」，可得以簡要結論。

返回 頁二



經句 ③1 講要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

進 ②1）

◆「聞斯行諸」，即是「聞斯行之乎」。「諸」是合音字，用在句末，就是「之乎」二字或「之歟」二字的合音。「之」字就是所聞的那件事情。

子路問：「聽了這事就去做嗎？」

孔子說：「有父兄在，你怎麼可以聽了就做呢？」

冉有也這樣問孔子，但孔子答復，卻是聽了就做，不必請示父兄。

仲由、冉求二人問題相同，孔子答案不同，公西華因此發生疑惑，



所以他說：「赤也惑，敢問其中的道理。」孔子答復公西赤，冉求性退，所以引進他。仲由辦事，一辦就兼辦二人分，所以抑退他。

退則進之，進則退之，便是因材施教。

返回 頁二

經句 ③2 講要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⑧）

◆集解：「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

此爲聖人教學方法。憤是學者懣心求之而未悟，孔子乃爲啓示之。悱是學者研究有得而未能說明，孔子乃爲發明之，使其豁然貫通。若學者不憤不悱，孔子則不爲啓發，以



其無助於學者也。舉一隅以俟三反者，乃教學者比類而推知其餘也。

皇疏：「隅，角也。如屋有四角，已示之一角，餘三角從類可知。若此人不能以類反識三角，則不復教示也。」

返回 頁二

經句 ③③ 講要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²⁰）

◆集解：「鄭玄曰，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

皇疏：「知之，謂知事理也。孔子謙以同物，故曰，我有所知，非生而自然知之者也。我既不生知，而今有所知者，政由我所好古人之道，疾速以求知之也。敏，疾速也。」

孔子在當時已有聖人之名，如子罕篇²¹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



與，何其多能也。」聖人生而知之者，然非不學，如問禮於老聃，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等，皆好古敏以求之也。今世縱有生知之者，亦須勤學新事物，何況非生知之者，不學可乎。

返回 頁二

經句 ③④ 講要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述而②）

◆此說求學脩道之法。首將所學默記於心中。其次須知，學無止境，故須學不厭足。如此則非記問之學，故可以誨人。但非一誨而成，故須不倦。孔子是聖人，教人亦望其能成聖人，未至於成，則不能倦。默學誨三者，何有於我哉。

皇本集解：「鄭玄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

集注：「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



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宦懋庸論語稽：「孟子引夫子與子貢言，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篇若聖與仁章，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是夫子固以學不厭誨不倦自任者，而何至無因爲是謙而又謙之辭乎。然謂人無是行惟我獨有，則又近誇大，尤非聖人語氣。此蓋當時不知聖人，謂必有人之所不能有。故夫子言，我生平不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耳，此外亦何有於我哉。似爲得之。」

此章要義，在教人學道。默者寂也，識者明記也。寂然不動，而又明記不忘。此是孔子志於道之境界。心安於道而不移，即默即識。學也，誨也，皆不離道。全心在道而忘其我。故曰「何有於我哉。」

返回 頁15



經句 ③⑤ 講要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公冶長^{②⑧}）

◆雖是十室之邑的小地方，亦必有像孔子那樣忠信的人，但不像孔子那樣好學。忠信雖同，唯好學始能成爲聖人。

◆邢疏：「此章，夫子言己勤學也。十室之邑，邑之小者也。其邑雖小，亦不誣之，必有忠信如我者焉。但不如我之好學不厭也。」。

◆尹會一讀書筆記：「此章大旨，自是勉人好學，以全其生質。須知忠信方可言生質之美，忠信之質方可以言學。忠信美質乃十室中所必有者，惟不知好學以保守擴充其忠信，是以鄉人多而聖人少也。夫子以身示教，並非謙辭，一部論語俱勉人主忠信而好學。」

返回 頁 5



經句 36 講要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 17）

◆ 孔子何年學易，諸注紛紜難考。

◆ 史記孔子世家謂在晚年。皇疏謂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 邢疏謂加數年方至五十，指四十七時。

◆ 依世家晚年言，則五十學易不可解。依皇邢二疏，則在五十之前未學易，然又何能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哉。

◆ 朱子以爲五十是卒字之誤，改爲「卒以學易。」

◆ 但竹氏會箋云，說文五從二從又，卒從衣從十，無論以今文古文觀之，五與衣字形皆不相近，未可謂相似而誤矣。



◆ 俞樾群經平議，疑五十爲吾字之誤，蓋吾字漫漶，僅存其上半，則成五字，後人又加十字以補之。

◆ 惠棟論語古義據王肅詩傳云，古五字爲七，乃改五十爲七十。

此皆妄改經文，不可取法。

◆ 又有據易繫辭傳大衍之數五十，謂非以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亦難圓說。

◆ 竊以經文難明，或在句讀。若以五字爲一讀，十字又爲一讀，以爲加我數年之補充語。以所加者或五年，或十年，以是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限在五十之年學易，章句乃明。然猶不敢自以爲是。後得程樹德論語集釋，所引龔元玠十三經客難，正作如是句讀。欣見古人有此說，遂從之。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以言學道，



要在始於悔過，終於無過。人不學易，雖有過而不知。孔子志於道，讀易韋編三絕，至老猶曰加年以學，且不自無過，故曰可以無大過。夫有過不自無，故能至於無，此聖人所以爲聖人也。

返回 頁五

經句 37 講要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述而 19）

◆集解：「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于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事後孔子知之，乃自述爲人云云，以語子路。發憤忘食三句，文易曉，意思如何，孔子未加說明，諸注所云，皆是揣測之辭。

返回 頁一〇



經句 38 講要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述

而 34）

◆程樹德集釋引湛淵靜語：「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夫子謙辭。至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亦夫子謙辭。上有若字，下有兩則吾，似是一章，蓋多一子曰爾。」

◆孔子又謙曰：至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承當，然而，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如是而已。公西華曰：不厭不倦，正唯我等弟子學之不能得也。

◆程氏集釋引胡紹勳四書拾義：「爾當作尠。說文云，尠，詞之必然也。經傳尠字，後人皆改作爾。廣雅釋詁，訓云爲有。正此經確詁。云爾，即有此之詞。」說文段注：



「余之言如此也。後世多以爾字爲之。亦有單訓此者。」

◆孔子是至聖，然不但不敢自名聖人仁者，甚至君子之名亦不自許，謙德如此，所以能爲至聖。

返回 頁一〇

經句 ③9 講要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子罕 ⑤）

◆孔子至宋，與諸弟子演禮大樹下。宋桓公後代司馬向魋，向是桓公之族，故亦稱桓魋，其人甚惡，欲殺孔子，已拔其樹。諸弟子欲抵抗，孔子不許，乃離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遂爲是語。事見史記孔子世家。孟子萬章篇，孟子亦云：「孔子微服而過宋。」變更衣服，即得脫險。

集解：「包曰，桓魋，宋司馬。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



德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

聖人處變，既知自有其德而無憂，然又微服以過。權變之道，陰陽不測，神而通之。非賢人以下可與知也。

返回 頁二

經句 ④〇 講要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⑤）

◆ 孔子周遊列國時，經過匡地，遭匡人圍禁五天。因為在這以前，魯國的陽虎曾侵入匡城，施以暴虐，匡人深為怨恨。孔子的相貌與陽虎相似，而且當年替陽虎御車的就是孔子弟子顏剋。現在顏剋又為孔子御車到此，以致匡人把孔子誤為陽虎，故予圍禁。



聖人處於危險之境，不會畏懼，所以子畏的「畏」字不當作畏懼講。俞曲園群經平議引荀子賦篇「比干見剗，孔子拘匡」，史記孔子世家「匡人於是遂止孔子，拘焉五日」，以及禮記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注即以孔子畏於匡爲證等，認爲畏於匡就是拘於匡，其說可從。匡城在何處，古注意見不一，不必詳考。

孔子被匡人誤圍，一時解釋不清，情況險惡，便以天不喪斯文的道理安慰隨行的弟子們。

周文王繼承堯舜禹湯之道，後有武王周公，相續不絕。文王雖已逝世，但載道的文化在茲，須由孔子傳下去。如禮記中庸篇：「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在茲」是孔子自謂承擔傳遞文化的責任。所以說：「天如有意滅除文化道統，則我這後死者便不得與知此



文。然我既得與知，可見天意仍須保留文化，由我而傳。既須由我傳文，匡人豈奈我何。」

集解：「馬融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而害己也。」

皇疏：「衛瓘云，若孔子自明非陽虎。必謂之詐。晏然而言若是。匡人是知非陽虎，而懼害賢。所以免也。」

匡人何能勝天？所以聖人終於化險爲夷。

孔子除了畏於匡，還有在陳絕糧，微服過宋等災難，但都轉危爲安。學中華文化，有志於爲文化的傳遞者，遇見惡劣的環境時，當學孔子的精神，深信天不喪斯文，以道自任，環境自然隨之轉變。

返回 頁二



經句④1講要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衛靈公②）

◆ 孔子在陳國遭厄，斷了糧食，隨從的弟子都餓得起不來。子路現出慍怒之色，但非由於饑餓而慍，而是爲孔子行道行不通。他問孔子說，「君子亦有窮乎？」孔子答復：「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依何晏注，君子固然也有窮的時候，但不同於小人，小人窮則濫溢亂作。

孔子之答，足以令人平心靜氣，以道自處。

（君子擇善固執，小人擇名利而固執。窮與貧不同。）（於順違境無愛恚心十善業道經）

返回 頁17